

王寿亭代理省十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快报讯 (记者 都怡文) 江苏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昨天下午闭会。会议决定2008年1月下旬召开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鉴于李源潮同志已调中央工作,根据地方组织法及有关规

定,会议同意李源潮同志辞去省十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决定王寿亭同志代理省十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

本次会议还通过了《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条例》、《江苏省电力保护条例》、

《江苏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批准了《南京市动物重大疫病免疫条例》、《南京市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徐州市节约用水管理条例》。其中《南京市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首次将节约用水写进法规,要求

规划用地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新建项目,必须配套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南京市动物重大疫病免疫条例》中规定,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疫病将由政府出钱实施强制免疫,以确保市民吃上放心肉、放心鸡。

交强险拟降保费加保额

普通家庭用车保费降至950,保额加至12万

“6座以下家庭自用汽车交强险保费由1050元降低至950元。”昨天,中国保监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保监会主席助理、新闻发言人袁力称,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已经提出了费率调整的初步方案,近期保监会将就召开听证会。

交强险首年报亏39亿元
要不要调整交强险基础费率,主要的依据就是交

强险的经营盈亏状况。由于交强险是强制险,设计初衷是“不盈不亏”的。保监会也一直表示,等到交强险首年的财务报告出来,就根据情况考虑对基础费率作相应的调整。

根据普华永道咨询公司出具的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汇总,交强险首年财务报告汇总出现账面亏损39亿元。如果按照国际会计准则核算,则出现一定盈利。同时,根据对2007年1至10月交

强险经营情况的评估,随着交强险业务的平稳运行,经营费率会有所下降,2007年1至10月交强险账面利润为9.3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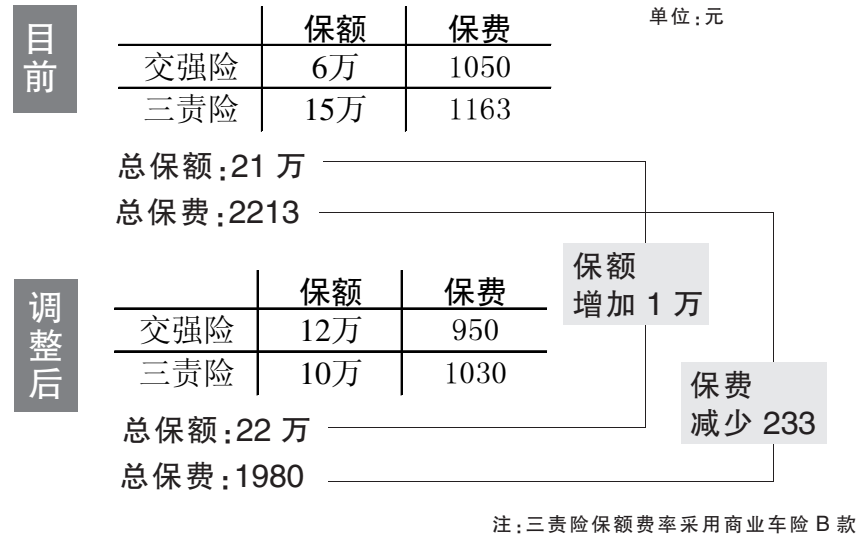
保费下降保额增至12万元
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提出的费率调整初步方案,各档次的交强险保费或不变或有所下降,其中,对于家庭自用6座以下汽车,保费由1050元降低至950元。

虽然保费下调或不变,但保额却提高了一倍,将由原先的6万调高至12万。其中,被保险人机动车有责任的赔偿限额:死亡伤残赔偿110000元,医疗费用8000元,财产损失2000元。无责任的赔偿限额只按10%计算。

而且由于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大幅增加,车主在买第三者责任险时就可选择较低的保额,从而少交保费(详见“算账”部分)。 **快报记者 张曦**

算账

交强险调整后,还能省三责险保费



释疑

亏损为何还要降低费率、提高保额

既然交强险亏损39亿元,为何还要降低费率、提高保额?

账面亏损39亿元“事出有因”

2006年我国交强险制度出台后,保监会为确保交强险经营数据的真实完整,先后制定了交强险业务单独核算管理、费用分摊、准备金评估及业务统计等一系列制度。按保监会的要求,从今年7月起,24家保险公司分别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交强险经营数据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普华永道最终的汇总报告,去年7月1日至今年6月30日,全国交强险业务共承保各类机动车5755万辆,承保率约为38%,保费收入合计507亿元,截至今年6月30日已经终止保险责任的保费227亿元,尚未终止保险责任的保费280亿元。同时,赔款支出合计139亿元,各类经营费用合计141亿元,投资收益合计14亿元。前述损益数据显示,交强险首年出现账面亏损39亿元。

账面亏损的主要原因按国内会计准则保单取得成本不能递延,需在当期

摊销。如果按照国际会计准则核算,则盈利6亿至8亿元。”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主任郭左线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袁力也谈到,在交强险制度实施的第一年,保险公司计算机软硬件系统改造、业务管理流程再造等一次性成本投入较大。从第二年度起,保单取得成本因素影响降低。同时,保监会对交强险经营趋势进行了财务和精算评估,认为随着交强险业务的平稳运行,经营费率会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今年1至10月交强险已实现9.3亿元账面利润。

经营成本还有压缩空间

前述数据显示,交强险首年经营费用合计141亿元,费用项目主要包括手续费、佣金、营业税金及附加、保险保障基金、保险业务监管费、行政管理费用等。按照总保费收入507亿元来计算,交强险的综合成本率为27%左右。郭左线认为,目前这个费用水平还有一定压缩空间。我们现在就是要敦促保险公司通过加强内部管理,进一步压缩经营成本和经营费用,提高经营水平。”

对于交强险4%的手续

费标准是否得到严格执行的疑问,汇总报告给出了答案,明确显示首年计入交强险的手续费比例仅为3.1%。郭左线表示,因为交强险带有强制性,其外部展业成本要比商业险低,所以为了降低交强险的价格,保监会规定保险公司在测算交强险费率时,考虑的手续费水平要比商业险低,规定了4%的上限标准。但目前市场上存在公司为了业务规模增长,通过商业险费用贴补交强险手续费争抢业务的现象。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违规将是不变的主旋律。

提高保额降低费率是必然

交强险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是利民惠民的险种,交强险的经营收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理应通过提高保额、降低费率来实现。保监会有关负责人11月30日向记者表示,本着以人为本、利民惠民、勇担社会责任的精神,考虑到随着交强险承保面扩大、经营成本下降的趋势,保监会综合平衡各地区、各车型交强险业务的经营情况,统筹兼顾车主、行人等方面的合理需求,目前初步形成了交强险责任限额和费率的调整方案。 **据新华社电**

新闻分析

下调费率上调保额符合民生诉求

回顾交强险在国内运行1年多的时间,针对交强险的争议不断。各方针对交强险无责赔付的400元钱要不要取消,交强险责任限额是否太低、保费是否太高,交强险为什么在有的地方出现了打折现象等问题纷纷发出质疑。交强险首份盈亏报告出炉,以及保监会拟召开听证会下调费率、上调保额的消息,虽然不能为所有质疑的声音释惑,但在主要方面坦诚回应了各界的关注,体现了保险监管部门在职权范围内对民生诉求的重视,是顺应民意的。

目前,我国很多大城市已经进入以私家车为主体的汽车社会。与汽车相关的各种税费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出行成本。税费高、油价涨、出行贵,成了有车一族头疼的问题。

不可否认,与降低开车出行成本这种民生诉求相矛盾的是,汽车数量快速增长引发的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确实需要借助税费手段进行适当调控。

但是记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政策杠杆引导汽车使用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各级政府部门伸出的“政策之手”不光要考虑宏观层面的效果,还要关注现阶段个体用车者的细微感受和承受力。

举例来说,目前,很多人买私家车是因为城市管理部门对公交硬件建设长期有欠账。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对私家车拟征的各种费用不能脱离民生诉求“高高在上”。再比如,任何针对私家车的新税费,都难免会引发各界对享有“费用豁免权”的公车的关注和对比。在公车改革到位之前,对私家车税费征收的大幅增加必然会引起非议。

因此,下调费率、上调保额的方案,既增强了交强险承担的社会责任,又减轻了有车族的出行成本,有利于汽车社会各个利益层面的和谐。

新华社记者 南辰

70年前,她的腿和两个女儿被炸飞 70年来,她看见肉就作呕



吴秀兰(94岁)

1937年的那一天,吴秀兰和三个女儿在中华门西长干巷的家里,突然日军开始轰炸中华门附近的兵工厂和仓库,她带着女儿躲到河边去。谁知道日军的炸弹偏偏就落在了她们附近。老人的左腿被炸没了,大女儿和小女儿被炸死了。直到现在,老人都不肯吃肉,一看到肉,她就忍不住想起那幅令人作呕的惨痛情景。

拖着一条腿,她坚强撑起这个家

日本人的炸弹,夺走了吴秀兰两个女儿和自己的一条左腿,右大腿也被划上了一条5寸长的伤口。

她却异常坚强地活了下来。采访中,她不停地说,“我的命大啊!”确实如此,当时在河边的人几乎全被炸死了,邻居家有个男的,第二天就要结婚,家里新房都准备好了,结果给炸死了,尸体在河里,头却不见了。他没过门的媳妇疯狂地寻找,最后还是别人在几百米外的粮食仓库顶上,发现了他的头。

与他们相比,吴秀兰觉得自己还算得上幸运。

当天下午她被送到医院,飞机还在头顶嗡嗡作响,时不时就听到周围轰隆隆的爆炸声。没法子,家人找来担架,抬着她打算回芜湖老家。“一路上,又有两次飞机来了,逃命要紧啊,家里人就把我扔在路边,躲到田里。我的命真大,没有炸到我的命大啊!”

为了治疗她的腿,家人卖掉了芜湖的地,花了七八十个银圆才换回了她的命。之后的日子里,吴秀兰用一条不完整的腿,支撑起家庭。丈夫在外面挑柴卖、拖平板车,她在家洗衣、做饭,还要串鸡毛掸子、做鹅毛扇子、敲石子……只要能赚点钱就可以。

在周美华的记忆里,她小时候起,母亲每天就坐在一个矮矮的小板凳上,慢慢地挪到这儿,挪到那儿。一次“走”的时候,没撑稳,身子一下子扑倒在地,手掌扎在铁锅边上,流了好多血,母亲就顺手从旁边抓起一把锅灰捂在上面,“那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哪舍得再花钱买药。”

有时候,好强的母亲还硬撑着两根拐杖,想站起来走,腋下的衣服都磨破了,也走不了几步,经常摔得满身是伤。

每次听见警报声就会发抖哭泣

吴秀兰的生命力太顽强了。跌跌爬爬的日子里,丈夫不在了,唯一和她逃过那场劫难的二女儿,几年前也过世了,94岁的她拖着一条残疾的腿,依然支撑着。

解放后,吴秀兰又生了三女一男,周美华是最小的女儿。现在,周美华都不敢让母亲看电视,如果电视上出现战争的场面,吴秀兰就特别惊恐,缩在棉被里浑身发抖,小声地叫唤着女儿的名字,“快来快来,躲起来,不要出声,要没命了!”

清醒的时候,吴秀兰就反复跟女儿讲当年的事情。“日本军造的孽啊!只要我不死,我就是他们恶行的证据。”老人拉着记者的手,去触摸那折磨了她70年的伤口。自腰以下,左腿只剩萎缩成一小团的肉,一到阴天下雨,就钻心的疼,整夜整夜睡不着。

更痛的,是心里难以愈合的伤。“我老是梦见死去的两个女儿,那两个娃儿,长得好看着呢。”已经过去整整70年了,每次听见警报声,吴秀兰都忍不住发抖、哭泣。即使这两年神智越来越糊涂,但一接近12月13日,她就清醒过来,要女儿带她去江东门纪念馆。“只要我活着,这一天我就一定要去。要是哪天我什么也记不得了,你们也一定要带我去!千万别忍不住想起那幅令人作呕的惨痛情景,想起两个女儿血肉模糊。”

快报记者 孙兰兰 文

快报记者 洪波 摄

